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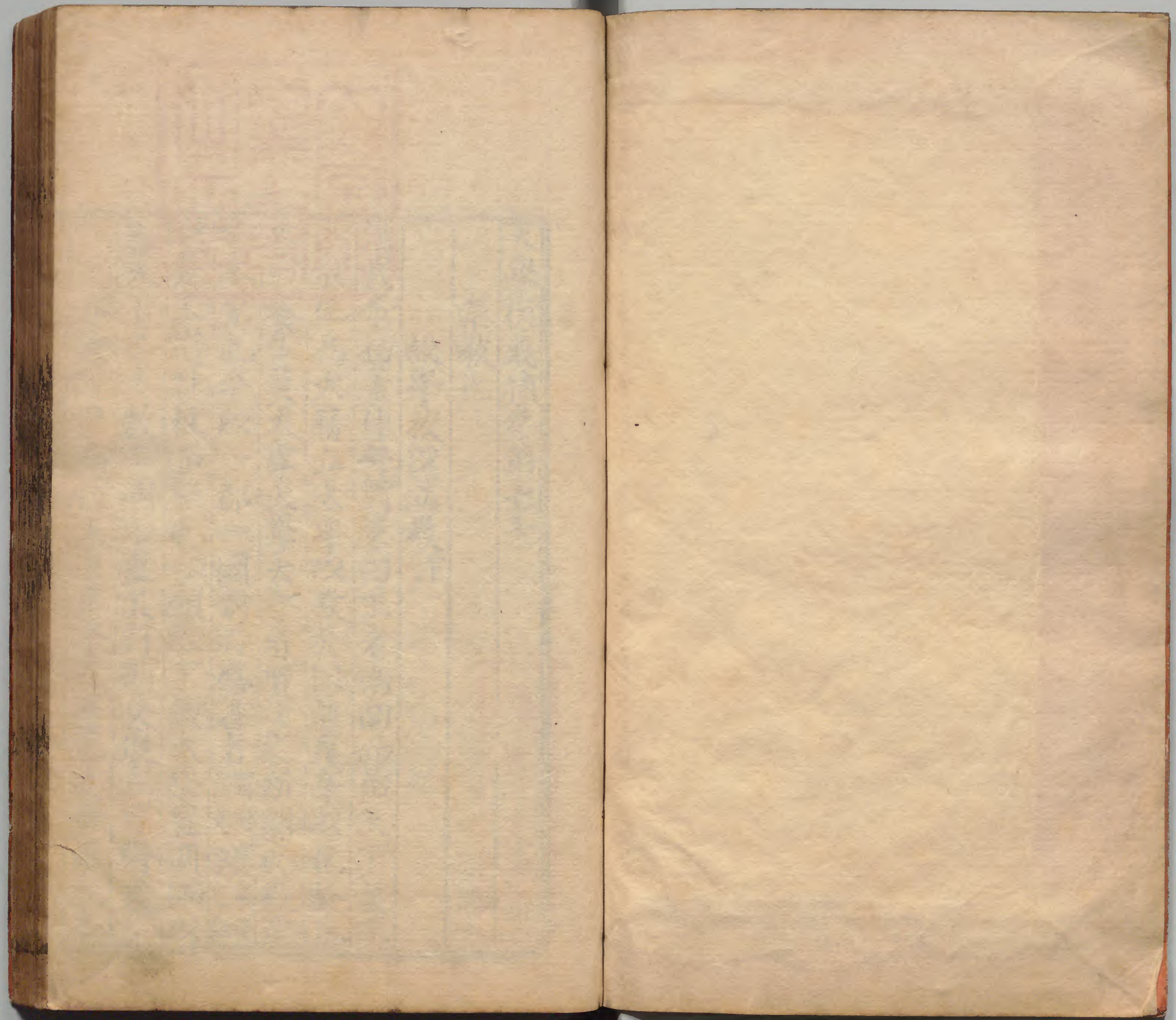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八	門
二	〇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〇	五	漢
六	二	二	書
函	〇	八	
二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10)
函號	298 292

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下

淺草文庫

大學衍義補

漢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奉賢

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

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

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于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

又有四門學似不為過而又置書筭等博士書筭乃六藝之一成周叙之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為學豈可顯顯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子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

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每歲仲冬
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臣按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府州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我

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

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充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養之至于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為養士之額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
志與孝也諸生有文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
一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
令我

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
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
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為及不當為一
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

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霑
霈無一或遺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
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
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
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大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瓊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

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特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校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為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

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為

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屬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職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為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

厭其祿薄矣仍

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
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
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

國家有得人之効所以成世務壽

國脉此其基也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
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
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

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著
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
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較九年大成者進德
脩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
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
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
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

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父

臣按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為天下國家之用非顛顛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為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為教之所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為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為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又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

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換次取用外
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
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
皆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為激勸
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內外諸司
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
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
約策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
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
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為邊事起之

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為依親之
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

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
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
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
嘗以恢復饋餉為解今中興國祚駐驛東南百司庶
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

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
文治

臣按大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為國家之用其所
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
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
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為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
商稅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
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天三更五點不起有鼓

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
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
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
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

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正

第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按題之此言可謂端本澄源之論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脩舉政事脩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入必須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為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

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虛

其職而攝之為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
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篤志好學
材良行脩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
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
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
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
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
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
不失

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順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
文少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臣按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

本朝學規蓋自

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順看詳
學制請改試為課臣竊以為試課兩不相妨逐
日使之作課以為常程每季合試以為激勸恐
不為過但須如願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

未至又於其中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而為鉤
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
正其習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
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
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
十方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
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
然後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為學志專
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
利而為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趣於
下也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臣按所謂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
忠信之類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為忠信
孝弟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
以未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

大學衍義七十卷
之塗蓋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
為義而不為利

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
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
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
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
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
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

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
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
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
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
不舉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
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謂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
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臣竊以為仁義未嘗
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
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學者養之

餼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為而來哉固將以希祿食干爵位以為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為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游於吾之學哉

朱熹感興詩曰聖人司教化黷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

熊剛大曰此篇論太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於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為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其末者用功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朱熹大學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

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

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
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脩之以為教非
本無是理而疆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學
之為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刑法之間間有為
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為師徒充
其位聚人以為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
者其病根實在於是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
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學校始伏惟

聖神留意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

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
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
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
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
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
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為士
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群索
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
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
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呂氏言之盡矣教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立教學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為學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下

而即欲廣興學校當由而教者之古以時習大
志希聖慕賢當自所聞而大其志以命之聖富以回
非其非對亦可而有心為事味必以當以可於
習其態而皆為文讀也下學不商也而可必為士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

上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頤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

真德秀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學以成之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

臣按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
學者未至於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何如亦惟
進德修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字以聚之問以辯之則德之進
者日以崇寬以一君之仁以行之則業之脩者日
以廣夫然則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
矣然則用功之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脩
辭立其誠誠即思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修業

之本乎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頤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
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
蒙學之至善也

朱熹曰蒙以養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張栻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
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
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於是時
保護養育則虛靜必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

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臣按學記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是以王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凡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以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象曰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熾情竇未開其本然之性得於天者猶純全不昧故教之者易也而其所受之教亦堅久而不忘此養之所以於豫而正不正則又莫若弗教之聽其自然自有之也然則所以養之以

正者若何朱熹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幼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寵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頤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

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
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辯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
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
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蘊畜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
言之以德言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為學亦必
由蘊畜而後大焉為學者苟顛顛於一藝一能
則其學苟而小矣故於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
事物之理聖賢言行之懿無一而不蘊畜於心

然後其學大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
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為學之先務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蔡沈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脩身治天下之
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
得

又曰惟學遜

謙抑也

志務

專力也

時敏

無時而敏

厥修

乃來

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
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
其來矣

又曰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曰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躰用合內外而後
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
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傳說首以告
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
者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教上下可通用也
真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為學之條今摘此數

語以示後世之敦學者云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熹曰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
之哉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
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
于光明也

臣按真德秀謂玩此二語則成王用力於學者
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
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高宗之學曰遜志曰
時敏成王之學曰就將曰緝熙學者而不由此

未有能進者也噫高宗成王皆萬乘之君且務學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勉乎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喜乎有朋自遠方來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王逢曰學習兼大學小孝而言明善而復初是大孝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愠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

臣按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為君子而不流於惡以為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道之門人記其言以為論語開卷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結其終

馬以見聖人之教無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惡
存乎公以絕乎私篤乎義而不喻於利以為君
子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
德也使斯世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於
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善事父母出則弟善事兄弟謹行而信言
實汎廣也愛衆謂衆人而親近也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謂

善六藝之文

程頤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
先文非為己之孝也

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
可以入德

朱熹曰洪氏謂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
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
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臣按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先儒謂此章雖言為
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
亦不外是凡聖人之言無不然者豈但此章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已者過則勿憚改

程頤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栻曰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頤謂自脩之道當如是而張栻謂

君子之學不越於是則孔門之教學者其用功親切之要有在於此所當盡心者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熹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張栻曰自涵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

功若此內外進矣

臣按學而思思而學為學之道不外是矣

子曰温

尋

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朱熹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臣按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而此則云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則為師有餘也若夫

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餘之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熹曰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

張栻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

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辯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

獨以為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為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九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為學是果聖人之學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焞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

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
憂况學者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
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
於三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
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
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
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
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
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
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
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
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家兼
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
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程頤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朱熹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頤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金履祥曰。文行忠信。此天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末實。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為。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

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
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
先後淺深之序有四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熹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
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
使及時勉學也魯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
矣蓋述此意

張栻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
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
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
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而知好學如中庸
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
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將轉盼而至
可不懼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頤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

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辯而日省之則
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又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
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
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
而為之則雖割股厲彘弊車羸馬亦為人耳
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
已為已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
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
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燁燁
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

察胡越其歸

臣按所引論語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學者
皆所以為教一學者本之以為學教者本之以
為教聖賢同歸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謂官府造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極其道

朱熹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
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
務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臣按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群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為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親當民在止於至善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
一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
汙也上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
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明德於天下者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
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
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
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
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
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
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
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
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臣按儒者之學不出乎大學一書所謂三綱領
八條目也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
節目之詳凡夫所謂三綱五常六紀三統五禮
六樂盡天下義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謂六

經十九史諸子百家盡天下經典皆不出乎此
書儒者之道至於是而止無俟他求也聖賢之
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撮凡舉
要皆在此矣蓋學至於平天下而天下平學問
之功於是乎極聖賢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此儒
者之道所以大而實而異乎異端之小而虛歟
或者乃求聖道於渺茫之外而高談性命與異
端較其是非烏知所謂大學之道哉

以上明道學以成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二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下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熹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
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
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

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
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
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

朱熹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
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
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

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
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呂大臨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
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
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
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
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

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聖乎人矣

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臣按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誠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於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於心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於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

勉行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熹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真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或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熹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饒魯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祛其學問之所疑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

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則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一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

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為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問思以下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

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於師又質於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既問而得之又思之使自得於心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

臣按誠之之道在乎擇善固執所以擇善而固執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焉章句謂此五者誠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為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乎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又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右謂子思之意蓋曰人有弗學者學之有弗問者問之學之問之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朱子以學卒為句且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矣與下文人一已百等語文不相貫其說亦有理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臣按為學最是變化氣質為難。為學而能變己之氣質。則其學成矣。施教而能變人之氣質。則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
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為學之大端也
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
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
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
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為學烏有是理

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
間不能以寸

朱熹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
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
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
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
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張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為能

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霑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

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養之然國家之於臣下師儒之於弟子亦莫不然苟不能養之而棄絕之則其間之相去其與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頤曰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

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
矣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
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
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
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
一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
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

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
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
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
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臣按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
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
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
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
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竊考其所
謂異學者蓋指當時陸九淵也至今學者猶有

假之以惑世廢學切宜痛絕

孟子曰羿

善射者

之教人射必志

猶期也

於毅

弓端也

學

射

者亦必志於毅

大匠也

工師

誨人

必以規矩

法也

學

者亦必以規矩

朱熹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

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

乎

張栻曰毅者弩張回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

羿之教人使志於毅鵠在彼而毅在此心心存乎

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為聖賢也聖賢曷為而

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

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

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為方圓

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

所能誨存乎其入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

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

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

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之理則在其人所得何如

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

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

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謂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張栻謂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

之無非教也

張栻曰教入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教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謂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財與材同冬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

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張栻日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天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

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隨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聖賢施教之道先儒謂君子之教

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彀率君子引引弓而不發發矢躍如如踊躍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又因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

而不發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張栻曰公孫丑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幾及而為之孳孳也。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繩

墨羿之穀率為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為繩墨矣。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為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義理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為設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入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二謂挾貴挾賢也。

尹焞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朱熹曰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張栻曰受道者以虚心為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

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

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

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銷

弭之其庶幾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

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

耳之間財四寸耳

臣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具言至者循其言亦可

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

臣竊謂此所謂賢人而言聖人之道也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有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不範為不少矣。一闕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為人而求為君子而不為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為小人而為君子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熹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隱者國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

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淵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隨其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之實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間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淵子之所學。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頤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而止於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熹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諫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

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臣按程氏言今之學者有三謂詞章訓詁儒者也臣竊以謂詞章訓詁皆儒學之事也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儒者固不能外此以為學但肆意乎枝葉之文而不根乎義理局志於言語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則不可也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道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真德秀曰。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
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
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太經二
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臣按程氏謂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則學校之設
師儒之教。誠不可無於天下也。

又曰。次之六四。納約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
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非惟告於
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

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臣按程頤謂納約自牖。非惟告於其君如此。為
教者亦然。蓋告教於人。必就其所通以開其所
蔽。則易入也。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
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忠信
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
以為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
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
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以聖人為可至。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此。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臣按射者必志於的。不立的則無以為準。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學亦然。故曰學以聖人為的。

朱熹曰。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規雖為學者而設然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及其所以為學與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謂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凡為學者皆以是而責諸已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諸人人人皆然則道明而行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

張拭曰天下之物衆矣紛紜膠輻目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其可乎哉

是以貴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臣按張拭大意謂人所以統役萬物而不為物役者貴乎有講學之功也講學在乎致知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

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以為進德廣業之地。吁。學而會夫大宗則學之全體具而大用周矣。黃幹曰：有大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三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

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

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

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統之以廣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

充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于孔子至孟子

歿中絕者。予有餘年。有宋周子始復開其緒。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諸弟。子親得其真傳者。勉齋黃氏一人。其在朱門亦猶孔門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為親切。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真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臣謹劄六經諸子之言。有入於道與學而可以成

教於天下者備載於篇而終之以黃氏斯言蓋
摘出前人傳授之實以為後人教學之準使之
知所嚮方云

以上明道學以成教下

亦勝以知其然則聖賢之道必漸趨於真而
亦漸非門之有曾子無其與之口漸必趨於真
象卡勝其具其與之與黃九一入其五其與
亦非之皆二卦而如之皆米千也米千也
效中雖昔千首賴平百宋周千欲發開其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
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
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
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著其序皆然

胡一柱曰此明伏羲始畫八卦也八卦為小成之卦三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遂卦如此書只是自太極理生兩儀為第一畫者二陽儀兩儀生四象為第二畫者四陰少陽四象生八卦為第三畫者八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

臣按先儒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頤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此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熹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詳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臣按先儒謂四者聖人作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變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圖洛書四也是知

聖人作易之由非止一端為一物也說者乃顯
顯謂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其然豈其然哉蓋聖
人畢具衆理於一心偶因一物以起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
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
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臣按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聖人由之以作易天

文地理人身物則聖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綱

卦言其目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
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
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在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

學也

臣按先天後天之言始見於乾之文言然謂先於天後於天焉耳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下於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為文王後天易各有方位之次分為橫圖之圖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設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

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真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言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

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
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
人體皆易也

臣按史謂夫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蓋尤
加精審爾非謂至此始學易也朱熹謂此章大
指在無大過不第五十七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
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
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

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依
義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吾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
因以形矣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
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
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
莫不具於畫卦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
此而寄之也

臣按朱熹又謂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

聖凡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處因卦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理。

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范念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无常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

按易之為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啓蒙始兼三家說。先儒謂程學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

犁然即與心合。邵學言數。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則可脩己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於技術。易雖古。以下筮而未聞。以推步。漢世納田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无不倚易為說。而易實无之。今邵學无傳。不若以理言易。則日用常行。无往非易矣。

有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

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闔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臣按。先儒謂玩象玩數玩辭。玩意。此學易之法。楊時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

朱熹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易有兩

義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陽凶而陰吉者。盡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臣按易者五經之本源。萬世文字之所自出。義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見於五經者。皆學者人倫日用所當為之事。而其所以當為與不當為者。其理則具於易。可行與止之幾。於是乎決焉。是

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求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解。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

曰象曰數曰辭曰意至於朱氏之論則曰理曰
數曰象曰辭焉三家之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
者皆未有遺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
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
事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為要切乎程氏之說
即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
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者
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
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
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

字巨竊以謂程氏本孔子說易之本指動靜觀
玩之用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
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論易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奕頌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並受其義

程頤曰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
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職音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先儒謂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耂。聿古筆字。以筆書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過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為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臣按尚訓為上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見湯之心。

臣按書之大義。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論書。專指堯治民。舜事君為言。蓋二者入

倫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湯文武之所以治民禹
皋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嘗
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見也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已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
湯文之事無非切已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
得為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學未半
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臣按書之為書人皆知其為帝王為治之要道
而不知學者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學者之

本原皆本諸此學者存養以敬而進學以致知
所以致其知者學于古訓敦學於人也由是以
格君心之非而致之於無過之地則時雍咸寧
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
口傳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
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自
是當時一類說誥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
脩其詞命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會經史官潤色來周
誥諸篇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

不同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臯夔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

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大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臣按書之大要在於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其所以信執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則信能執之矣是知唐虞聖君為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呂二子及蔡氏皆本諸心為言蓋示人以讀書旨要也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

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
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孔子
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
荒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
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
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平之目即
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
王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
道之門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

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
官之制度脩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
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
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
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
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
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
春秋褒貶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
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治平之
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臣按天下大道二。義理政治也。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為大焉。學者學經以為儒明義理以脩己。行政治以治人。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體大用備矣。易者其書者其用也。以上論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之論百*

宮之儲書

本經術之習文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四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中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鼗鼓以土籥以鞀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

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
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誄之使人有所
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
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
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
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
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
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
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
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
美而風俗移矣

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
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

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
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大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
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
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
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
狀此興者託物興詞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
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

一 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
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
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
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
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諫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
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
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

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
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
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
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

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
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曰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
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
樂歌史記曰閔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
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

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
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
此也。

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
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
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
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
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
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
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百

篇為主。而不為無實之虛言。雖其體制。不皆盡
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彷彿矣乎。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六律。謂黃鐘。至無射。
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
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
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

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猶蓋也

之曰思無邪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膏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學

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

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為誦詩三百之要則

可以言詩矣苟顛顛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

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

好口也

兮美目盼

日黑白分也

兮素

粉也

以為

綯

采色畫之飾也

今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

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及

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俊於

一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以之
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也必
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子
子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
學故皆可與言詩

揚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有以學禮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
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
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告堯

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
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
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
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纔可以讀詩然聖人
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
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
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益然蘊於
曾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

之以學詩尤為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為法

子曰閔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閔睢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王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閔睢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按先儒謂閔睢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學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原其性情之際則亦有以識其所存所發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洪興祖曰王者迹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

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首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

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臣按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為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為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泆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之辭禹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為經嗚呼夫

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哀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已之情或由之以發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和

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用訓詁為哉昔孔子既刪詩以為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為用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剽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

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

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為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為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折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為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幾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一理之察早麓

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於之間無徃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群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臣按先儒謂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憚有以考見其得夫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

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其為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編天之下莫非王土猶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字害辭語也不以辭害志以意逆也志是為得之如

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獨貌遺也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

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
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
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
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
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
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
民也又曰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
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
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
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
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
後季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
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
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
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脩之身

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
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
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峻之
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
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峻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然面而諷咏以得
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
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

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調
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
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為泥章句故也

歐陽脩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
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
域圖牒鳥獸草木虫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
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
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
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閔雉鵲巢之風則夫

婦之經正矣昔王哀有至性而子弟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與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孝校之中閑居游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彿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以上論詩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上之

衍義七十四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五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金履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

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讒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脩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春秋一書誠聖人志向之所在也聖人之志在於尊王然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尊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書者無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後之訓釋者不知聖人之志之所在因

一事而為一說非聖人志矣惟孟子受學孔子之孫獨得聖人之志於書法之中而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後世矣諸儒紛紛之說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張拭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者以其所行所為悖天子之典禮犯天子之刑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

之也。擣杓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
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
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
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
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
辭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
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臣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
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為言。而
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雅
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記者豈其倫哉。
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
處。非泛言也。臣竊意以為先王盛時。諸侯歲朝
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
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
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不具

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囚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于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刑不復施於列國美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相

無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善戰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義也天子不自征命諸侯征之亦義也以諸侯伐諸侯而不稟命於天子則非義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傳

成公十四年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微而顯顯志也

而晦

謂約言以記事

婉曲也

而成章

章盡而不汙其事

實無所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

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三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

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月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
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
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
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太宗也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
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
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斷
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
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
曰春秋者禮義之太宗也

臣按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
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
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此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困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頤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頤謂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杜預亭左傳亦曰優而柔之使

自休之饜而飶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二子之言前後相契是誠讀書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聖人所親筆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後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惟孟子以亞聖大賢

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所
在張載謂惟孟子為能知之觀其所謂春秋天
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非諸儒所及諸儒千
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
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
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
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德立

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
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

楊特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
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以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
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足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
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
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

王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

皆在此書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邪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首見

人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發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魯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會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張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吳澂曰予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如意焉是故天不可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矣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聖人而聖人

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

以上論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條

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治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貞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

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為書也於音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

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揚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王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

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記周禮也

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揚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待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之者則未見其人焉通謂執此以往專欲用之竊恐時異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以此為待循之則則可矣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

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言乎不井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為之勢又當開國創業之初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政是可以有為之時也乃亦付之浩嘆發
為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程頤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熹曰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
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
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則周官終無可行之時須
必正身齊家以為之本則本原其意持循其制
參酌其宜以立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堅積累

之久然後能薰蒸洋溢於天下使無一人一物
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竊恐極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矣
頤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須知道
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
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
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

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意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為特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楊特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熹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

其盤相似押布定後秦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聖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

熹又言于其君曰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懇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率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臣按朱熹又謂五峯胡氏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

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
中府中宜為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
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肯
為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
以非禮導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
於無過之地莫切於此謂此為三代人君正心
誠意之孝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
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
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
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
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
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
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
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
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偏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
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
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

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授其弟
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
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
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捷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
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
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
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
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

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
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
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
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
是與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來順風
氣之宜因時勢之常制為法度以為民立極一
代有一代之制蓋制周公思兼前王監視往代
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
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
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而其制度

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
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有省文遂人匠有
互見九等品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有豫設凡
里封公四封侯有不常置有舉其大
八伯十一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
網者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才高下同治此事
有常行者魏之法象有不常行者遷之類詢目今觀
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高天地和洽神人
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
以檢托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
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

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
萬世之人安詒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
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
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
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
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
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
以灑然矣若天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
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
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

鬻最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人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所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吳徵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察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

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

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
誥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
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
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
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
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火司樂諸子之類亦有
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柝氏之類春官之文
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
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
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

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
非秋官之文縣師廩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
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
工記補冬官亡末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
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設亦遂可以類
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立
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澂作三禮考
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

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
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
立冬官司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
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
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以來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禮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六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中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

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傳

士刺經作臣竊以為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旁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是誠學者致知之要人君為治之法也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之為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典備而旁通焉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為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臣按禮記一書雖專以禮名而禮之為禮不止

於一讀者當以禮為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
儒謂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
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退坐立趣行
節目之大者歸之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歸之
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歸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
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

周行已曰聖人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
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
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

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
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
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
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
而約之亦可以弭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
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
之歸

臣按禮記之書天下之事無所不載而專以禮
者其大要在禮也雖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禮
哉蓋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為異

端治而非禮則為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為有紀否
則散物有禮則物為成器否則廢人無一而可
無禮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
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張子曰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
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仁也為仁由禮為禮由
敬此則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
建立者也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

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
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
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
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
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
語孟子並為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
以其類相從以為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
文繁雜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焉以吾純一
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

之道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脩身據之以循常應變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之道同歸矣禮記

子所雅也常言詩書執也禮皆雅言也

朱熹曰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教之法詩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亂神是夫子所不言失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賦之理莫先乎性仁乃聖人所罕言性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讀書未識偏旁問口便談性命聖門之教豈若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熹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

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

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真德秀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

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
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
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
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
故禮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
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
於禮樂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
之詩雖云難曉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

反覆涵泳其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亦未
嘗不存也

臣按先儒謂無程氏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
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果以成材為難矣然
則人材之成果難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
之則易下之人奮志以為之則易上無其教下
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如此則世之良材
國無善治後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熹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臣按聖門之教以詩禮為先蓋口之所諷詠者溫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如此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皆不外乎此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厲辭此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頌春秋之失亂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學以為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為人溫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學之者開廣而博太平易而溫良易道簡索精深禮

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
連屬其辭此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
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
得一經之用其曰為人則氣質俱化習於性成其
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
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
足故其失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
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
不安樂屬辭此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故必
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胥子之意

也曰詩之失書之失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
經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
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學書矣
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
是而自勉焉庶乎為善於經者不然則章句而
已耳訓義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讀經者
當以自察教經者當以示訓觀人者當以為徵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

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
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
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為典法
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
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
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

朱熹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
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
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楊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真德秀曰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
俗惑之至漢猶然故揚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旨
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
之用也禮以明躰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
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盡五常之道相
須而備故易為之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
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
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
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
及易夫子嘗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
說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

秋四者親經孔子所刪定者也而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者皆出於漢世儀禮周禮有成書而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以為進身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噫
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破
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
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揚
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
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
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愛之理為訓臣竊以為仁之為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仁義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統以元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是故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子曰主敬

行恕為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仁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為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難後獲終告之以愛人是仁之為仁無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無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訥先難後獲及愛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謂禮所謂忠所謂敬所謂恭所謂寬

所謂信。所謂敏。與惠皆以為仁。可見仁之為仁。不止於一德。蓋衆理之總名。諸德之要道。若專以為一德。指為一事。則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以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全盡此仁之理也。但其發之最先者。則以惻隱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夫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當以此言為中的。

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索之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

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未熹曰。孔門答問。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慮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事物。

臣按。未熹嘗言。初入學。即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蓋諸聖人一人。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六
是一聖人孔子則合衆聖人以為大聖人。諸書
一書是一書論語是合衆書以為一書孔子之
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
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
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履行平地。却上
高山。泛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
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所謂高山大海謂之非
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遠恐泥。為學之道。所
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
為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

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勉以達聖人之
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儒
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
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為家傳之心
法。以上論語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七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下

程頤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邵甲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

已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旨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朱熹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米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

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又為之章句或問

又曰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功夫雖多而大躰已立矣

又曰大學是為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

治國平天下事

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填教他實

臣按此二條真德秀所以作大學衍義本諸此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念得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又之亦只看正經便了又又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又曰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

天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林林

臣按朱熹謂某一生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臣按朱子有功於聖門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大學一書是書在禮記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章句或問一出天下家傳而人誦之皆知聖門

有全體大用之學為學者不能外此以求聖賢之道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則為伯道用非其用無體故也學而外此則為異端體非其體無用故也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歎以士大率

散

改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一陳淳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別有所謂庸只是這中的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

陳櫟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心之用也

臣按朱熹謂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

曾

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子思作書以是為名以見人之存心行事一切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為準則而其所以為是者皆是日用平常之事也故其為書不徒謂之中而又加以庸焉恐學者以中庸為難行之事使知其中即是庸不庸則非中矣

又曰會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會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又曰中庸一篇其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

待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黃幹曰中庸與他書不同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滾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群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滾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真德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篤恭而後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臣按中庸一書雜在禮記中。程氏始表出之。至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始大明於世。蓋中之為言。始於虞書。庸之言。則昉於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皆聞而知是道者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刪述六經。既載其授受之言於書門人。又記其所嘗言者於魯論之終篇。中之道至是大著矣。雖然中之在人。雖出於心。而人之所以信執之者。不過言與行而已。故於易之乾文言。又著一庸字焉。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嘗以語其門人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門人既載之論語中。子思以孔子之孫而親受業於曾子。曾子親受其師之口傳。而命者也。有所受而為此書。乃合中庸二字以為其書之名。而載其聖祖所嘗語者於第二章。第三章。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也。其意若曰。聖門之學。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倫日用之常。非詭異難行之事也。是理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是中庸為準。則不可偏於此。亦不可倚於彼。不可以不及。亦

不可以太過平平焉以無險無陂常焉以不
怪不竒教者必於是而受其教以為學者亦必
於是治者必於是而奉其治以為生者亦必於
是為學者異乎此則為異端之差為治者異乎
此則為伯道之雜先儒謂此為孔門傳授心法
而臣亦曰子思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者此
也

以上言
中庸

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

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鄭如
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陳櫟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朱熹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拒而力救之再言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為息邪說距詖行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經之外書籍之在天地間者論語之外

有孟子故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此二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為學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語譬則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

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門者必自孟子始

以上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

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語人只看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臣按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熹亦謂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由是觀之聖賢千言萬語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經籍積案盈箱不出乎語

孟之所載學者苟能專心致志於此二書用之以制事推之以教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為政學問之功於是乎至聖賢之事於是乎畢矣朱熹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說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功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亦各有

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不得乎前則不得求其後不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陵躡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邪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䟽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臣按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誠以此

大賢之言為法則凡聖賢之所以著書立言與其所以立心制行而至於為聖為賢者皆可於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於心本之以制行本之以處事本之以為學本之以為政不徒出口入耳而皆有諸已以為實行見諸事以為實用聖賢地位不難到矣

朱熹又曰論語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

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臣按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於宋焉所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此數書者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具也學者必先讀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程子謂其為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為古

者大學教人之法真氏謂其為聖學之淵源為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是知儒者之書莫切要如大學一書小學由是而入德大學本是以為教聖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之與中庸也皆所以填實乎大學一書今日在學校則讀之以為格物致知之資他日有官守則用之以為齊治平均之具我

祖宗以學校育才以經術造士教之於學校者以此經此書取之於科目者以此經此書蓋將資

之以為輔治之具而以是經是書之所載者以
敷布乎天下使斯世斯民皆睥睨乎雍熙泰和
之域也然則凡今日所施教而承學者烏可不
知其所以哉以上兼言四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下

